



大家小絮

## 遗憾

■ 张克澄

时光飞逝，屈指一算，为《水木清华》杂志写专栏，已有三年。

因为文章涉及的大多是清华的人和事，不断被问到，你们家三代清华人，大部分不是在清华教书就是在清华上学，真正的清华世家，怎么独独你没上清华呢？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其实本有机会上清华，但终因阴错阳差，生生地被自己错过了，如今想来，没能上清华成为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干脆竹筒倒豆子，把陈年往事原原本本从实招来。

第一次，已经站在清华门槛边，却轻飘飘地错过。

1977年2月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从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对调回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到八室高宗仁麾下报到。对调对象是一位在计算所工作的安徽籍复转军人，但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双方组织部门联系的。

在安徽光机所工作期间，我经常到北京物理所出差。先是为受控站收集资料，筹建图书资料室；后来为受控站争取到一台DJS-130小型计算机，就被派在物理所计算机房实习，为接收该机做准备。也因此与在物理所工作的许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相识。

上班后很快发现，原来相熟的年轻人一个也不见了！多方打听，才得知，严济慈、华罗庚等老科学家于打倒四人帮后提出，为解决文革造成的科研力量青黄不接的问题，要办一所业余科技大学，把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下属单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科技知识，毕业后充实到科研第一线。为此，各所已经把年轻人集中起来复习高中数理化各科，将于4月初进行统一考试，然后开班上课，他们将亲登讲台传道解惑。

物理所按此原则，腾出几间屋子作教室，把所里年轻人集中在那里脱产复习准备考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闻听此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赶紧申请加入，又到处找人借书。等

一切齐备，离考试只剩三周了。心想，死马当活马医，抓紧每一分钟，尽人事听天命吧。那几周真是这些年少有的紧张，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进了考场，头都是晕晕的。

第一门考数学。头一道题不会，第二题也不会。再看第三题，还是会！这下傻了，脑子“嗡”的一下，心脏狂跳，咚咚声自己都能听见。持续了几分钟，我冷静下来，再一想，反正也是做不出来，先捡会做的做，能拿几分拿几分吧。最后一题分数多，就从它做起，倒着一题一题解答。说也怪，注意力专注在解题上了，心情放松下来，脑子也好使了；刚开始觉得不会的题，也都答出来了！全做完，时间居然还有富余。反复检查，觉得没问题，还是等到收卷子才交上去。走廊里乱哄哄的，都在对答案，居然没几个和我一样，闹得我极为沮丧。

理化考试情况也差不多，比想象的好像容易。看着别人信心满满的样子，总觉得时间太短，准备得不够充分，不然

应该还可以好一点？

忘记过了多久，两三个星期吧，所人事处干部张小惠把我叫去办公室，说让我准备在开学典礼上发言！我？为什么选我？据说是考了个第一名，而且比第二名高不少，上级决定由我代表新生发言。那年头一切实事求是，咱自己没想到，也没人提个醒；我虽然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若干年，在这方面并没什么长进，不知道事前请示事后报告，自己琢磨着写了个发言，在开学典礼上，居然直接就上去照本宣科念了一遍。现在想想，中国科学院业余科技大学，文革后开办的第一所经过正式考试，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的大学的开学典礼，我有幸代表新生发了个言，哪怕讲得再不靠谱，今天把发言稿贴出来大家瞧瞧，也是个历史文物，是个念想啊！我怎么就连这个脑子都没有？肠子都悔青啦。

参观钱学森图书馆，看到钱老珍惜身边之物，即使当年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时的行李签都不丢，作为历史见证展出，用实证告诉后人，自己

是如何一步一印，惜时惜物，最终成为历史巨人的。

相比之下，我走过历史，见证历史，却不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来有自，自不待言。

这是第一次也是这辈子活到现在，靠自己本事唯一一次在大庭广众前发言。再后来就是在父母的纪念会上了。没出息至此，也难怪家中晚辈要瞧我不起了。

科学院业余科大正式开学，24个班，每班50名学生，老科学家纷纷上台亮相，当时可谓一时之盛。朗朗读书声充满中关村的各个角落，学习气氛浓厚。

半年过去，国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来临：恢复高考！

对当时还在插队的下乡知青，这是重大利好，对于已经坐在业余科大课堂、年龄偏大的我，几乎没感觉。班里年纪小的同学纷纷报名参加高考，我没报名，回家跟父母简单报告了一下，他们也没给意见。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前，我居然懵懂得似三岁孩童毫无知觉。

1977年高考发榜，我的发小陈小悦、华苏等上了清华；业余科大1/3考上清华北大，24个班剩下13个。老科学家们积极性大受打击，不来上课了，我有些微后悔、沮丧。但想想已经进了科学院工作，免了将来毕业分配分到外地之苦，也就释然了。

我就这么轻飘飘地与清华擦肩而过。

之所以对这件历史大事如此麻木，也源于陈春先早年的一句话。受控站刚成立时，为了鼓励大家的士气，他曾经激情澎湃地说：打乒乓球，我们有国家乒乓球队；搞物理，也需要国家队。我们就是物理国家队！

陈春先说的没错。物理所的老一辈，严济慈、施汝为、钱三强等，中年的如管惟炎、章综、郝柏林、于渌、陈春先，杨国桢、赵忠贤等当然是物理国家队队员，就是当时尚年轻的受控站几大主力，霍裕平、万元熙等，以后纷纷当上院士，也进入物理国家队。而我呢，充其量也只是管技术支持，帮

助他们出成绩的而已，连个替补队员都算不上，竟然也感觉良好。有这么个改换门庭的机会，却不知好好把握。殊不知没上正规高校，得不到严格训练，今后不可能有大用。

第二次，幼稚的自尊心害了自己。

1978年又逢高考，我动了报考之心。小悦一句：欢迎你来当学弟！

我的眼睛瞪得老大：凭什么？我们是发小，幼儿园同班，小学同学，中学同列前三名进了清华附中，不分伯仲，难不成到大学却成了他的学弟！那种无来由的自尊心生生地使我放弃了报考。

这次发榜，情况更加不堪：13个班大半考到清华北大，只剩下几个大所的大龄学生还坚持着，点点人头，不够5个班。科学院也意兴阑珊，不想再费劲了，把这5个班转到电视大学了事。我这个当年的状元也就成了一名没有学位的电大毕业生。

第三次，婉拒林同炎的建议。

彼时出国留学已渐成风潮，但仍是公派的多自费的少。我那时也动了这个念头，觉得在国内错过了念一所好大学，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到国外去读个研究生把它补上，堤内损失堤外补嘛。刚开始的时候父母对

我出国一事并不积极，直到有一天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来访。母亲问起他们的孩子情况时，吴健雄说儿子现在美国读博士。待袁氏夫妇走后，母亲用少有的后悔口气对我说：是我害了你，如果我们当年没回国，恐怕你也在读博士啦。儿子，你想走就走吧。

出国的事就这么定了。刚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航空系教授吴振远来访，非要认母亲为老师，热心地帮我联系了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一番信件来往，同意收我去读硕士。剩下的事就是照章办事，准备出国。说是照章，其实经办人有很大的余地决定让你过关。每填一张表就是过一次关，其中的甜酸苦辣，远非话难听、脸难看那么简单。等拿到护照，腿都溜细了。

到美国第一站是旧金山，父亲的老友林同炎教授的女儿伯那去接我，直接开到林办公室。见面握过手，话没说几句，林伯伯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我，说是没能帮我担保，这是一点支持之意，不多，一千，以后就得靠你自己啦。把我感动得差点没哭出来。听说我要去乔治亚理工学院，林伯伯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南方的学校对将来发展不利，要我留在旧金山，等他帮我安排去伯克利。

我那时很单纯，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根筋，听完他的建议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说：

吴振远已替我安排了一切，亚特兰大那边连接我的人都已与我联络了好几回，不去恐怕不好交代。见我如此，老先生也不再坚持。

后来我才知道，伯克利不仅学术水平高，和清华还是友好学校，两校学术交流频繁，我又一次远离清华。

两年后毕业，林伯伯把我招到他公司，一直干到公司解体，转而进入硅谷。这里乔治亚理工学院校友不少，但远比不上伯克利校友遍地都是。同时我惊讶地发现，清华校友也是遍地都是！一堆一堆的。咱这个清华幼儿园、小学、中学校友如鱼得水，和他们相处甚欢，融为一体。此时的我，已然非常后悔为什么没上清华和伯克利。

回首往事，渐渐悟出我的老家就在清华，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熟悉，这里人更亲切：有些人看着我长大，有些人我看着他们成长，还有些人陪着我一起长大，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是我的亲人；清华园里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有我的足迹，我的根就在清华。

退休后我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回国，回到清华。

如今的我，将余生投入到清华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传播之中，实实在在进了清华，为清华的文化传承尽着微薄之力。

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要上清华！决不能再让它成为缺憾！